

衛輝府志卷五十

藝文

傳二

國朝孫奇逢忠節賀仲軾專

崇禎甲申二月二十二日逆闖陷獲嘉予致武德道兵備
賀仲軾同妻恭人王氏妾李氏張氏王氏死之公名仲軾
字景瞻衛輝之獲嘉人前代多隱德四世祖雄以典膳起
家雄生春恩貢贈奉直大夫春生國清封工部營繕司郎
中國清生盛瑞字鳳山由進士歷官叅議爲繕部郎以清
直著是爲公父公少而近癡嗜讀無他好當重九日鳳山

衛輝府志

卷五十

傳二

四百四三

先生令家僮携壺榼導公出遊酒斟食設公一無所顧及
歸鳳山先王問故曰偶拈一題遂忘登高耳公夙有疾鳳
山先生切惟疾之憂公三年居宿于外絕葷酒疾得瘳十
八歲里選癸卯二十四歲舉於鄉庚戌成進士甫釋褐抗
疏批鱗忠直之氣中外景仰筮仕陝西醴泉令邑故刁悍
里胥作奸公力清錢糧諸弊分較秋闈稱得士以外艱歸
讀禮嚴肅戶外事一無所問服闋補松江之青浦青冠紳
之藪也書牘無虛日公誓不以法假人江南故有投獻之
弊公下令曰田歸紳士役仍本人請者紛紜概謝不應征
比錢糧不煩鞭筆訟牒卽令本訟人追呼監司臺使者至

不節厨傳供帳文學孝秀季有試月有會漕粟官民屯悉
於倉粟糶雜責在民耗抑勒責在軍軍與民兩得其平
暇修樓櫓葺橋梁爲海忠介瑞新祠宇禮逸士陳眉公繼
儒在諸要人右庚申陞刑曹主事具疏訟父鳳山先生寬
先是鳳山先生爲繕郎經營乾清坤寧兩宮力塞漏卮杜
絕請托不二年以銀六十八萬竣役寔省在庫九十三萬
其嗣任繳奏前費一百二十萬皆取美秋去而鳳山先生
竟爲異已者中以考功法公據寔奏辯得旨下部雖爲忌
者所抑然公論已明癸亥遷本部廣東司員外隨陞本部
福建司郎中戶部太倉老庫失銀主者直叅前任湯道衡
衛輝府志

卷五十一 傳二

二

四百五五

奉旨逮訊公以茫無確証具疏駁之道衡得釋是冬公遷
鎮江守治郡事一如治青浦巡漕御史駐鎮運船不敷漕
使者欲分派諸運船弁借口船重恐有沉溺公曰該弁恐
妨私貨耳運糧美差也但下令有敢任灑派餘米卽行更
易領運漕使如其言無復有作梗者先是黔中用兵募鎮
弁有能運餉至黔酬以衛印指揮戴天錫能往竣役而衛
弁持印不與出令考置不問公曰如此何以信後力主前
議後鑽刺者多方齎緣屢借上官爲奧援公具文力爭曰
天下事遇難苦則能者職其勞遇安逸則狡者享其利
知之士所以吞聲而天下事卒至不可收拾此寧直爲

戴弁地耶上官竟不能奪丹陽姜志禮以忤魏璫罷歸一
日部劄逮趙家宰南星招中並無姜應勘問而尾後書姜
志禮三字院檄下道行府提勘公曰姜四品京堂不奉旨
誰敢擅提具文回道道嚴駁公曰固知不行提必得罪然
以此獲罪所不敢辭若今日奉時局異日以擅提四品京
堂罪余余將何辭釋禍莫若正守之不移丁卯陞西寧道
兵備以不媚璫爲其私人李桂芳所啣劾奏草場變價有
負厥臣急公之意鐫級不果行明年璫誅復秩家居辛未
作春秋歸義務求合宜尼筆削之意至諸撰論翻駁古今
成案獨伸胸臆所欲言壬申寇警日迫公捐穀百石爲修
衛輝府志

卷五十

傳二

三

四百五一

築置械器癸酉三月寇薄城公宿學宮爲自靖地甲戌特
起武德兵備所屬二十城交際一絲不受道有三營兵馬
公痛懲積弊勵精振刷嚴沙汰利械器公賞罰清占役積
其銀爲買馬置火器後猝有變所賴以制禦者卽公所備
也御史袁化中同楊大洪諸忠死璫禍者久未葬公捐金
爲襲其事懷宗以流寇之故避殿撤樂減膳期以寇平乃
復聖語諄諄公讀之垂涕作道約論所屬文武人人感動
丙子請告歸里日課弟侄於栢園不獨攻舉子業辛巳
旱瘟疫大行施穀一百石兼施棺木居繼母李太恭人
栢門著書有栢園初草冬官紀事四書率言八卦餘生

甲申二月寇氛相逼所在納款公撫心太息誓欲罵賊
死諸弟任謂公曰今無官守不如詣闕直陳死罪父前及
携家并不馳奔恐路梗不能達死小盜手無益促歸二十
二日塗次合河僞官行縣要公入城公裂帖擲地大怒曰
敢見我乎吾之謂弟任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出此入彼再無騎牆事一生功力在此一日吾今得死所
復歸巨栢別墅具衣冠北向拜闕繼登堊辭祖考前庭題
詩有今日方知賀景瞻之句後書房題壁曰土崩瓦解到
處成風亘古及今未聞此事余無官守暫避出城乃寇盜
遍地去無所之不得已復歸就死本土人知余蒙面復歸

衛輝府志

卷五十

傳二

四

誰知歸仍是去當此之時稍一委曲儘可偷生而愛余者
千萬開諭卒皆謝拒自維人臣大節難虧讀書貴有實用
幼承父訓忠孝傳家吾家自典膳祖以來受朝廷恩厚及
今一百七十餘年國家一旦有急不以死報將何以對吾
君上見吾祖考况河北千里名區豈可無一殉義之臣嗟
乎何人剝民釀禍何人欺君誤國何人肝腦塗地何人
華代死吾之爲此非敢爲地方洗羞聊以抒吾忠憤云耳
妻蔡人王氏妾李氏張氏王氏余不忍手刃生死各盡其
裁有願從死者共彰大義隨吾同墓不願者吾亦不強也
崇禎十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孤臣賀仲軾書卽登樓召伴

抵家承歡之餘，究性理宗旨，課子弟以學，未幾太孺人卒。公兩執親喪，哀毀盡禮。暇時，築東園，遠眺太行，近掛蓀門，與老友結社飲酒賦詩，陶然忘世。後進執經問業者，戶外屢滿。璿已未進士，選庶吉士，寄書勉以上報君恩，無忘祖德。語不及私，喜讀大易老子，自號襲常道人。所著擇畔吟、東園草、繁霜吟、清商詞篇，什甚富。卒年六十有六。

史官湯斌曰：余嘗往來夏峰，數過新鄉，見公長身玉立，美髯疎眉，巍然巨德長者也。因憶昔年宦豫章，其鄉先生往往稱公。司李時事而成就，機部後人尤樂道之。世有名賢，哀郢沈湘，而子孫淪於耕牧，弗得與衣冠爲伍，誰有過而衛輝府志

卷三十一

傳二

七

四百二十九

問者若公之所爲，真可令聞者涕零矣。乃以直道忤時，不獲大用於世，惜哉。然其居鄉厚德里人，奉爲典型。子孫粹礪，名行克光。家學天之報，清白吏信有徵矣。

國朝湯斌處士孫君博雅傳

孫君諱博雅，字君儒，容城人。徵君鍾元先生之第四子也。幼端重，不苟嬉笑。同學生見之，輒爲歛容。甲申年十五，應童子試，提學御史陳公純德賞其文，將放榜，值流寇陷京。師陳公殉國，諸生並屏舉子業，絕意仕進。從徵君避亂，雙峰一峙，亂者皆弄弓矢刀劍，譟兵事。君獨日坐卷坐古榻下，與人語唯經史及古今忠孝節義事，娓娓

倦曰他非我所知也徵君將遷居蘇門道出邢州刁君蒙
吉留講學于家者三月既去而君與母楊孺人獨留負無
以炊除柿餅以供母徒步奉至蘇門徵君撫之喜作詩勞
之母病君不解襟帶不交睫者三旬餘及卒爲孺子泣三
年不見齒繼君年漸高皆兄弟朝夕上食視嚔視噎夜則
更臥床前候其欠伸未嘗少離有所著作則侍筆劄時四
方遊徵君之門者屢交于戶有數百里或數千里至者君
爲之設榻供食各得其宜徵君晚年重聽諸弟子問難必
藉君轉達雖反覆闢示不厭更端間有未暢其旨者君輒
援据經傳發言外之意聞者往往灑然解悟故遠近來學

衛輝府志

卷五

傳二

八

四百四九

之士與君日親君僑之名遂滿天下徵君著書不下數百
卷編摩訂正君之力爲多嘗數易稿皆手書字體古澁無
一筆苟簡蓋其孝謹好學類如此已酉詔舉山林隱逸郡
守程公啓朱曰河北諸郡邑吾所仰者獨孫子耳以其名
上之方伯撫軍君自陳一介腐儒學不進時父年八十安
能違親就徵諸公深歎重之遂不相庸亡何徵君卒哀毀
骨立喪葬以禮觀者莫不感動君至性過人漸濡家學德
氣日益純粹與人交和易可親見人有善贊揚不置口
有過不顯言默然端坐間引一二古語相感發聽者爲一
聳然多見行改問以時事似不別黑白至談古今成敗

久瞭若指掌也丙辰弟瀨雅坐事被逮繫司寇獄君具橐
餽以從庚申夏將遠徙兼染時疫君往來省視僕僕于烈
日黃埃中守衛悍卒咆哮怒罵君怡然受之婉轉爲弟致
藥飢飲食更周郵其同繫者幸朝夕相顧視君故貧又竭
產供給弟者已四年故交欲有所贈還遠巡不肯受旁觀
者察其形容憔悴勸之自愛勿徒累死君曰吾弟行免矣
吾何病時方館于翟學士玉階家每獨宿假寐口中囁嚅
細聽之皆其弟事也頃之竟病不起彌留猶張目曰吾弟
免矣遂卒當其弟之被逮也君追送之奔馳炎暑策蹇驢
隨一蒼頭遇暴風雨失道幾溺死後歸家聞有赦隆冬赴

衛輝府志

卷五十一 傳一

九

四百四九

京徹夜行冰糊其口呼不成聲僵仆于路幾死又嘗護蹇
驢于同難之械繫者徒步以從解役疾驅百餘里兩足皆
腫不得休幾困頓幾死嘗是時君惟痛念先人之積德
不宜獲此報也先人之家聲不宜自此墮也弟之惻然驟
遇此難冀微倖獲爲天所矜也而不知已之憂勞可以死
也死後不數日而弟事漸寬竟免遠徙于是聞者無論識
與不識皆泣下霑襟曰孫君之死也蓋死弟難也其友也
本于孝也精誠足以感通神明也年五十有五所著詩文
曰約齋集若干卷子漢有文名史氏湯斌曰昔孔氏褒融
兄弟爭死載之史冊兩稱其義若君倚之于其弟也風雨

慘淡肝腸寸折至于不自知其身憂愁况瘁竟以老死
嗚呼難矣其詩曰苦海無舟焉問岸福堂有弟遂成家諸
之誰不酸鼻流涕者而况平生交遊如余也夫君儒德性
學術天假之年必能昌大徵君之傳而竟以此終抑又悲
夫

國朝李元振刑部主政郭公遇熙傳

公諱遇熙字履臣省齋其號也世爲衛之新鄉人自始祖
欽遷居定國村代有顯者至曾伯祖涓登萬曆乙未進士
歷官少宗伯曾祖澆登萬曆庚戌進士歷官陝西方伯文
章政事炳燭史乘其門益大云省齋父南湖公以明經授

衛輝府志

卷五十一 傳二

十

四百十八

縣令有子四人省齋其三也幼而穎異過目成誦受業於
夏峯孫徵君與睢陽湯潛菴先生交善研窮心性之學探
極淵微同輩胥畏服之遭父喪哀毀骨立鬻衣簪營殯具
情文兼備一時推爲純孝焉康熙癸卯舉賢書以第四人
爲麟經冠軍甲辰丁未兩上春官不第遷遊名山大川歸而
文益有奇氣甲寅乙卯間吳逆變亂大兵絡驛過衛源山
盜竊附其後假大兵名恣擄掠勢甚猖狂省齋率新輝兩
邑男婦入孟庄寨設法扞禦悉獲安堵其才畧過人類如
斯已未成進士甲子秋謁選以守節進士預分校得人稱
盛侍讀王君之樞餘干令魁君孝春尤其表表者戊辰冬

按粵東從化令從巖邑也其紙崗牛背脊諸處夙稱盜藪
行人苦之邑舊設有高埔營因急請諸撫軍移駐以阨其
要盜乃屏跡去十八山苗民頑梗夙稱不馴惟撫以誠信
咸傾心向化爭輸貢賦從自設科後五十餘年未有一歌
鹿鳴者修復泮宮立義學進邑人士朝夕講習而校試之
擇文之佳者刊從風錄刊示鼓勵嗣是人才蔚起科第聯
鑣卽他邑以請業來者亦踵相接也蓋其慈惠明達旣無
難游刃繁劇安靖民生而銳意作人其文采風流更足鼓
舞多士興起文教以故治行卓越一時官於粵東者皆矐
乎其後矣簿書之暇偃息坐優亭彈琴賦詩嘯咏終日計
衛輝府志

卷五十一 傳二

七

四百五十一

官重其才委攝清遠東莞兩邑篆所至有政聲甲戌特擢
入都邑人遮道攀留繪像立祠至今尸祝不衰先是省齋
之任從化也太夫人以瘴雨蠻鄉非老人所宜不欲迎養
至是旋里需次部曹斑衣舞綵依依子舍不忍行乙亥太
夫人卽世躡躅哭泣幾至滅性經營大事一如葵南湖公
時服闋補刑部湖廣司主事方期大展底蘊乃一疾奄逝
不竟其用惜哉省齋歿後邑人以其德業聞望無忝模範
公籲當事從祀鄉賢所著有西齋文集詩集若干卷行於
世論曰省齋蓋篤行君子也余聞其鬻奩具以營父殯推
田宅以讓兩兄季弟早歿則以已子爲之後而撫其孀可

南內行修矣若夫刊族譜立家塾完楊汝貞之母子歸李
研菴之旅櫬所稱孝思錫類非耶子孫繩繩箕裘不振有
以哉

國朝韓菼贈司理劉公源深傳

劉源深字崑麓號星海其先晉之洪洞人明初諱海者遷
居滑之小塞邨世有隱德至明經啟祥而其族始大啟祥
生鎮江府推官完衷衷生公公肅脫襁褓神采毅然祖愛之
嘗曰此兒骨相不凡他日必能亢吾宗矣教以句讀一過
輒不忘其祖益愛之不忍令出就外傳乃自授之稍長習
爲制舉業天才縱逸下筆灑灑動千言一時同學諸子咸

衛輝府志

卷五十一 傳二

三

四百十八

弗如也年十七應童子試郡守某公奇其文置第一上督
學使者復以第一人取充博士弟子員明年乙酉中順天
鄉試丙戌試禮部不第公曰命也人能致君澤民立功當
代寧必由進士哉遂謁主爵選得江南鎮江府推官其時
海氛初靖大獄旋興窮治諸訐賊者奸猾之徒率污良善
株連蔓引動至數百人總制郎公命公偕諸刑官會勘之
每晨視事吏抱文書如尺厚置案上繫囚纍纍環階下冤
呼徹天諸同事目日相視莫先發者公獨執筆按簿剖決
精詳一時良善賴以全活甚衆上之大吏咸以爲明允云
鎮江江水夾金山洪濤震蕩舟船經過多遭覆溺公心憫

之捐金造鐵舟數十募慣習長年操之往來江上見危輒
救客商賴以無患焉尋以事去改補江西臨江府推官臨
江將郡兵燹之餘民皆供億而輕去其鄉者十之六七公
曰吾刑官也此固非吾任然彼皆朝廷赤子吾爲朝廷吏
可坐視流離而不爲之救乎乃條議六事上撫軍撫軍嘉
其議成施行焉又捐稻數千斛給窮民墾荒田六十餘畝
流亾咸歸井里人烟頓有起色撫軍嘉曰劉推官乃能如
此經濟才也癸卯分校鄉闈得王圖寧等九人皆名下士
又郡俗惡舉女生卽溺之公惻然曰天性之戚子女一也
父母而忍爲豺狼良由在上教化不明耳乃召集郡中長
老諭以大義嚴爲禁止有溺女者刑無貸自是郡中化之
無溺女者時值裁推官公束裝旋里遂有終焉之意乃于
所居旁開別墅種花蒔藥與親故談宴其中不問門外事
優游自給凡十餘年而卒

國朝呂夾鐘程克周王良翰一孝廉殉難傳

程孝廉諱見周字香曰號勿房其先世南直泗州人明永
樂初始遷滑公弱冠善屬文庚午舉于鄉爲人慷慨多氣
節饒方畧當庚辰辛巳間歲大稔搦竿遍野起公與邑令
萊陽李公巖者謀畫剿撫蠲渠魁招流亾一時賴以粗安
然賦性剛直疾惡如仇獨與孝廉王公大竹令宋公相爲

友善 王孝廉諱良翰字肅節其先爲三槐之裔明初遷于滑之魯邱里始祖燾爲壽州知州二世祖憲爲登州府同知三世祖崇之官御史有直聲與滑邑王威寧越者齊名有大小虎之稱崇之兄敬之爲安邱令父子兄弟三登科第數傳至公 公西賢書偉軀修髯好讀書以忠孝自矢庚辰歲土寇蜂起饑民死于道相枕藉公捐穀振之存活者衆又出資財募壯丁保守城邑亂不爲害甲申春流寇肆焰滑邑失守公野衝時事義激于中乃密與程朱二公謀曰吾輩世受國恩值此大難不能挺身殺賊以伸其憤今醜類恬然居民上生平所學將焉用之誓不與此賊

衛輝府志

卷五十

傳二

四

四百五三

共戴天願滅此朝食不濟則捐軀以殉夫復何憾二公曰此心藏之久矣相機爲之耳無何我 清定鼎僞令劉三晉惶懼不自安乃招叛人及城中惡黨無賴子相與爲亂三公于是共倡義舉遂與關邑紳士揮血盟誓以扼僞令已而事洩朱大竹時省墓于村獲免程王二公遂爲賊所執賊黨素銜二公者百十成羣家資搶掠無餘蜂擁而行二公蓬跣裸體比至縣門已身無完膚髮盡禿對訊時酷刑并施二公罵不絕口幾死但呼天地祖宗而已囚之圜圜踰日獄卒進以麵食程笑曰知之毋庸爾乃呼水沐其面髻亂髮作髻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南向再拜曰此誓

祖先墳墓之所在也時王有老母在堂又東向再拜曰兒不孝不能事母餘年遂裂襟嚼指書于臂曰堂堂之軀烈烈之性時逢陽九殉國爲慶柳鎖悉香桎亦正殺身成仁昔賢所行孝未竭力忠先盡命願作厲鬼以擊梟獍當是時并逮魏孝廉于獄居別室門扃閉不能見二公呼而告之曰吾二人先去矣相候君子九泉耳二公遂同時死時五月下旬舉家星竄烏藏無人收殮暴露獄中越五日夜面色如生未幾僞令宵遯然餘焰未熄朱公乃不避利害上書各臺陳兩孝廉死事狀臺使者以狀上聞旌表其閭以慰忠魂而當時助逆爲虐之衙蠹悉寘諸法于是衛輝府志

卷五十一傳二

五

四百二二

公道大明闔邑稱快云贊曰維時甲申日月淪亾宇宙土崩誰扶乾綱雙雙國士奮臂勤王義旗未指先誅妖魃昊天不弔反罹其殃殺身成仁廟食馨香載之汗簡生氣洋洋千秋仰止如羹如牆

國朝朱驊贈政和令魏公慶雲傳

公諱慶雲字非烟號飛公少負大志俊逸多材弱冠領鄉薦爲文卓然有先正風名諫一特願困公車者十八載益得肆力于史漢諸大家之文工詩善書畫書道勁雄肆得大令外拓之法每書一紙人輒取去有好事者以能物易之終不可得其見重如此已亥再行會試提南宮授福建

和令僻在萬山中城落落如斗大邑井蕭條人民
亾零半公下車日學其狀歎曰爲民父母必令其流離
是乎乃詢父老問友皆悉心撫字諸不便于民爲蠲除民
乃稍稍復業東甯市人楊旭明等以事忤前令令坐以抗
糧罪株連百餘人囹圄幾滿公至爲白其寃上官不聽勸
令具獄抵罪公慨然曰和民貧瘠逃亾者踵相錯多方撫
恤尚不堪命乃以私憾罪及無辜吾不忍爲也上官不憚
久之知不可奪其事遂寢和舊有汛兵八百餘人兵餉苦
不足半歲始一給焉公爲設法按月廩餼衆始安已酉分
校秋闈得士七人皆知名士公居官三載茹藥飲冰蠶生
衛輝府志 卷五十一 傳二 去 四百二十三

出入于是循聲大著臺使者交章奏薦而公以積勞成疾
于庚戌六月朔日卒于官家貧甚旅櫬留和者七載不得
歸和士民相顧太息曰魏使君官居清廉慈惠其眷屬饑
寒至此吾儕何忍負之乃時時給米薪又俎豆于名宦祠
無何耿逆反閩中和汛兵乘機竊發白晝掠人城市一空
獨戒其屬曰魏公良吏且遇我等恩厚敢有過其門者死
鄰人有聞之者避其室中俱獲免焉公孫雯艱苦營生
入賊窟中攜諸眷屬往來逃匿又三載于丙辰歲始得
樞歸里

朝朱驪贈九江道參議劉公源序

童子時器宇不凡勤于學及長益自勵丙戌成進
士初授太和令太和地瘠磽賦役煩重上豪猾大蠹作奸
剝民民益貧公下車卽訪知首惡劉尚學者寘之法一邑
肅然漕糧起解十里轉輸民咸病之公奏記制府改輸折
色無何以內報去庚寅山東濟陽令地畝徵稅多寡不均
每致異訟公親爲踏勘豪強始不得兼并又開濟河之水
以灌田民世蒙其利分較文武闈所得皆知名士復丁外
艱丙寅補陝西伏羌令陞刑部陝西清吏司主事便道過
里門彙中止餘四金無他長物其清節類如此遷本部山
東司員外郎供職勤恪多所平反遷雲南道監察御史庚
衛輝府志

卷五十一 傳二

七

四百五一

子按部中州風聲所至墨吏皆解印綬夫前後疏凡數十
上其最著者興林慮水利賑睢陽河患此其功益不獨在
一人一時也旋補廣西道監察御史出爲饒南九江道亦
議公不事鈎索表率三府羣察肅清鄱陽湖內有蝦蟆石
在星子德安兩縣之界時大旱盜賊竊發殺人于道兩縣
互爲推諉搆訟二載此地寔爲星子地公廉得其情爲之
分別疆界又浮梁窰戶有呈送磁器之例饒州漁戶有呈
送魚鮮之例公悉除之頃之滇黔告警羽書交馳人心風
鶴變動呼吸問公一意鎮定籌策措餉招集流亡嚴守備
勵將士百姓恃以無恐而公以積勞成疾矣請病歸里閑

戶養重讎絕一切歲時伏臘與族黨親友歡然道故
有以緩急告者輒周給之待兩弟益篤友愛優游林泉十
有三載年七十而終

國朝劉易致仕進士劉八源

公諱源潔字六一幼而篤誠九歲從父崑野公講說書旨

即識大義年十九督學陳公授入膠庠時士習馳騫老莊
諸子弔詭鈞深公弗善也爲文一準考亭屢試鄉闈不中
式乃慨然歎曰天能靳我一第不能靳我進修因以孔門
四教自勗兼以教授生徒庚辰歲大饑人相食有妹孀居
孤弱父憂之得氣疾危篤公乃邀妹同居贍養之夜則焚
衛輝府志

卷五十一 傳二

六

四百二十六

香額天乞滅已算十年以延父壽病果愈順治戊子鄉薦
第二人聞容城孫徵君來寓夏峰往正以學之所得徵君
曰此聖賢正傳也遂出理學宗傳示之辛丑捷南宮會選
法壅滯家居九載年已六十七矣當得官乃喟然歎曰此
豈出仕行道時耶乃具呈告老未及上聞已選富陽知縣
復從撫院具題得溫綸以進士致仕爲前此所未聞自是
與諸同人後進講學談藝無虛日士人宗仰之康熙辛酉
夏遭疾絕粒四十五日而神聞氣靜耳目倍聰明臨終召
弟源淵子孳材屬以後事且曰題我墓第稱隱士毋書官
闕享年七十有八生平著述甚富有石居詩集文集詩

口譜四書大全要言學古錄藏于家

逸史氏曰理學之名甚尊而可喜浮慕虛聲者多附托焉公雖不以理學自居而學業醇深儒行高卓可謂有其實矣舍斯人其誰與歸

國朝部煥元大竹台朱公即哲傳

余之交濬谷朱公也蓋在順治之乙丙云 時大難初平

國朝鼎建余以公車至滑臺公館余其家之別業相與登城弔古醜酒賦詩每語及甲申三月間事如浩劫初出噩夢乍回未嘗不煩冤隕涕停盃三歎也余纂郡乘閱公所爲滑縣志紀厥事甚核已傳公于文苑志中未足盡公今

衛輝府志

卷五十一 傳二

九

四百十八

按公子選士驛所撰公行述櫛比而爲之傳公諱印哲字聖孩濬谷其號也其先世爲濠梁人明正統間始祖海遷于滑遂家焉海生真真生仁仁生孜孜生三顯是爲公祖以子貴贈中憲大夫按察司副使子二長即煥是爲公父年十六舉于鄉甲辰成進士累官中大夫陝西苑馬寺卿布政司右叅政子二長印昌庠生蚤卒公其次也公生而穎異七歲就外傳目數行下輒不忘年十六補博士弟子試輒異等儼于庠讀書能識大義勇于忠孝大節輒慨歎欣慕以古人自命嘗隨同卿公之官有疑難立剖決之無不當同卿每器之日此吾家千里駒也同卿謝政歸公晨

昏無間備及色養母斬茶人中危疾公侍匕餌浣廁踰目不暇者累月恭人歿哀毀幾滅性追問卿捐館一如喪茶人時人稱其孝甲申之春逆賊李自成由晉而北分掠太行以東諸郡邑所署偽吏已至朝歌距滑不百里而近時滑方缺令以一簿攝勢殊急公集衆于公庭會議日中不決公倡言曰今日之事守死爲上否則避亂潔身以俟後圖他非所知耳衆復不應公執其弟給諫印顯手垂涕曰邑無令長守具全疎吾家世受國恩不可坐而見辱盍去諸遂奉其先人木主避居境外未幾城破偽令劉三晉至勒比捐餉諸陷賊者銀鑪桁楊道路狼籍然後服公爲早見也五月中我清兵入都自成西遁草澤勇敢士咸連袂赴義以應 王師

衛輝府志

卷五十一

傳二

三

而僞令三晉尚倚滑爲窟穴思劫帑藏招納潰卒陰以圖變衆思扼之而不敢發公至復約諸士夫三老誓曰吾先人爲國家方面臣吾弟復切一第討賊復仇合力以靖賊氛卽九死不辭衆紳士遂定盟呼僞令而數之僞令俯首至地願諸公生死之公初爲是奉也原欲繫僞令頸奪其僞印別選賢者部署城守以待 天討乃共事諸君首鼠持兩可論多齟齬竟舍之公力爭不聽乃頓足歎曰滑人之禍胎于此矣僞令度不得出遂出捐貲以樹黨援而衙蠹中素倚令爲奸利者與無賴子保留擁戴益橫不可制孝廉程見周王良翰俱遇害餘復繫而西時公以省墓于村遂免僞令復招僞弁劉皂旗來掠滑令旣怨公獨深坐公家助千金又置僞

并予其家劫掠無餘力問卿固清白吏所餘圖書器具俱付灰燼
公方攜家遠引避地河干事平而歸歸卽撫種王二孝廉柩而哭
曰天乎天乎予與兩公共起而兩公獨與此難予不幸而不同兩
公死白兩公之節以復兩公之仇則後死者之責也吾古尚存必
有以報死友矣當是時 清興畿輔廓清公乃上書各臺白兩孝
廉死事狀又奏記邑令王邢喪語多激烈書載邑志今不錄卒使
兩孝廉孤忠得以 上聞而衙蠹之助賊者悉寘諸法督學御史
曹公特文表間時論稱快兩孝廉之名且不朽嗟乎公歷寇變來
雖虎尾不啗流離轉徙家業蕩覆而潔身蹈義九死不回無慚於
君父無負於朋友者志亦可以少慰也已公緝學好古經史諸家

衛輝府志

卷五十

傳二

五

無不漁獵貫穿於文法史遷於詩法李杜斐然成一家言滑令歷
下王公聘修邑志詳雅典確稱爲信史以明經授棗強訓強古廣
川地俗富材武士多獷悍公至則申明教條自修學宮輪奐一新
立程課士論文講藝甲乙可否凜如秋霜而文風丕習蒸蒸日上
變其士有冤抑者力爲申雪卽觸忌不辭至非道之餽一介不
取郡邑令長及臺使有大事必來諮訪曰朱廣文云何得公一
言爲重督學使姜公特疏奏薦尋擢四川人竹縣令未及赴病
卒于棗強學舍年五十有九士論惜之公慷慨豪爽好爲人排
難解紛至謙恭下士人與之交如飲醇醪不覺自醉明年庚辛
間歲大稜公之鄉饑民迫而爲盜邑令將發兵屠之公垂涕請

曰此曹不食數日矣盜及糶糠非雀苻比也誅之矣
吾願以百口保令可之夜馳告村民急解散不測也盡
矣村民感泣縛其首而歸餘悉不問當道寇發時有乘
機襲滑城爲亂者公遇其人於途微付知之諭以禍福其
深悔之謀遂寢城以得完其機警有才畧類如此公好遊
足跡半天下所至佳山水處靡不躡覽與其地名人才士
登臨嘯咏累日不去所著有南遊燕遊東行紀勝蒙難紀
事等集訓棗時所著有棘水鐸音寒鴉咏家居城西北隅
有園一區雉堞環之草木葱蒨如列翠屏因以名園後廢
而復修又名復園中建半勛亭公皆自爲記嘗謂諸子曰
吾薄官數載諸念都冷獨詩酒之興老而未衰他日歸田
將以復園爲休沐地日偕二三老友飛觴聯咏足以樂而
忘年而此志卒未遂也悲夫子驛復與余善文名奕奕世
其家

衛輝府志

卷五十

傳二

三

四百十九

國朝郭遇熙僉憲劉公源湛傳

劉公諱源湛號石友新鄉人元末始祖有稱三老者卜居
司馬村世其家七傳而生家爲公大父家之長子諱國器
邑庠廩膳生是爲公父以公貴封奉政大夫母張氏封宜
人公幼而聰慧過人奉政公教之嚴家貧無貨購書公手
采蠶箔午夜篝燈雖汗暑沍寒弗輟也弱冠入邑庠旋食

聲名洋溢諸生聞邑令崔某延入爲師公訓迪有方針
戶講習不預外事門弟子彬彬斐蔚邑令雅器之內
於鄉丁亥成進士筮仕楚大冶令治猾邑也公撫綏之民
知革面時柯陳二族猖獗不軌公戒備有法衆皆解散治
賴以安又邑值兵燹之後版戶逃亡公招徠有術編審如
額民服其公上官遂頌爲他邑式特疏劾薦 天子賜袍
服以旌卓政膺 內召例麻臺垣用爲權要所持外稱羣
昌司馬分轄西涼涼古流沙地番雜蕃被焉思逞侵掠
擾亂之患時動烽烟公謀畧肆應屹然金湯在任五年屏
息干戈塞垣寧謐皆公守禦之力也時莊浪土司魯蔭昌

衛輝府志

卷五十一

傳二

三

四百四九

之子宏九歲被擄後其母尋獲而義子魯典恐其逼已倡
議鼓煽幾黑白無辨公偵得真情蹙然正之奸宄悅服又
有吳成祖結外番買私馬公恐挑邊釁追還原馬以正其
罪旁不株累一人秩滿仍 內召爲儀部郎尋陞下荆南
道僉事甫出都聞雙親被警而死遂丁內外艱日夜席蓐
吞泣思所以報仇讐者三年如一日遂抱痛成痞幾隕性
命及服闋補山東武德道上臺欽其才命署臬篆時齊東
遭鋸齒山寇肆行緝拿刑獄之煩堆積如山公明允欽卹
多所平反凡爰書讞詞皆公親定隻字不假於人七年囚
獄一旦空虛嗟乎公以孱弱積鬱之身心血枯碎而克

此王事靡盬復焦勞况瘁乎雖刑獄頓清公竟清然長
矣時卒於臬署公堂年四十有九無子以弟之子華相
國朝李登瀛劉其源撰行傳

貢士劉君志謫名源淵與故生殷祿百友善以道義相琢
磨祿百長年舉子元福字夢五甫垂髫而殷君病殆以不
及造就爲憾遺君至問起居執手言曰我于死生之際了
然矣所不瞑目者此子耳念程梓託孤義高千古今欲以
藐孤累君詩書一脈浩絕在此倘不忘疇昔令此子有成
黃壤猶銜結也君謝不敏去殷子垂涕曰渠不受託我百
年長恨矣有以告君者且詰其故君曰此事有三難子少

衛輝府志

卷五十一 傳二

西

四百四十

頑馴未卜一也母多愛憐其子膝下養驕二也且尚有二
叔在不託之叔而託之友焉保他日無言三也夫輕諾而
寡信彼悠悠者皆然惟存亡終始不易言乃爲士行耳殷
君聞之曰此久要不忘之道也我是以重我老友也卒以
夢五屬之殷君既卒君撫視之若子飲食教誨不遺餘力
家素貧藉館穀爲養其館也必決于主人攜夢五往夢五
業日進同舍人疑有異聞祕授君翻然謝歸甘家食而教
夢五焉夢五學成補博士弟子員癸酉發解甲戌登進士
選讀中秘書君欣然曰今而後可以報我友矣設辦香拜
于股祿百之墓作詩以告之華字東臯氏承乏鄆城知

其事喟然曰友道之不講久矣今乃于劉君而得之是願
公諱絃字恭度遼左世家也仁恕明決臨大事猝至不
人善所託及薨五之能紹父志能成師教皆可爲賢矣不
可以不傳爲叙始末編之邑乘俾作史者考焉

國朝李承祚封邱令耿公絃附傳

者雖絲粟必恤焉甲戌夏蝗蝻佈毒上塵 宸衷 命所
在有司驅捕公以身率先寢食俱輟者凡十數晝夜撲滅
無算腥聞數里復窮其遺種掘地得子凡九十石四斗六

衛輝府志

卷五十一 傳二

聖

四百三二

升諸大吏咸奇公乙亥秋 聖天子加意吏治 命直省
督撫大臣舉循良最著者入 見吾中丞暨諸憲欲以公

應檄至闔邑士庶婦孺惶惶莫措恐離怙恃紛詞壑留上
憲俯順民情得不果歲暮軍需繁興吾封彈丸黑子非六
七千金不能辦稍有愆期獲罪匪細此時而欲上濟 國

事下保窮黎恐無此福術鄰邑鼎沸公凝然自如不動聲色
暗籌密畫設法那移先他人告竣而民若不知有此舉者
其識其膽其才其守又誰能企及耶其能任重不懼也如

此時 聖天子親總六師迅掃不庭飛督豫省以五百騎
解殺虎口充塘站用路遠且險期督甚迫押解之員甚難

其選上憲素重公遂遴委焉而公慨然曰以身委君惟事是任敢以責重歷險辭即輕騎就道了無難色所涉皆陡崖絕壁攀躋而登歷太行過雁門僕人胥役均以期迫法重涉險歷遠恐不能襄厥事兢心寒股慄相對而啼而公怡然處之設法趨趕日行二百餘里疾驅而進屆期克至軍旅以濟是役也直隸州縣地有較豫省近數百里者以遲悞處分凡十有七人而公竟奏功則公之任鉅不驚固才足以勝識足以副量足以稱又非若矯情以鎮者所得並也上臺諸公愈奇而重之比歸喘未寧而懷屬武陟羣怨其上聚衆抗命事幾莫測官民交訟上憲訊其情武民

衛輝府志

卷五十一 傳二

三

四百四三

呼曰非耿青天不能活我上憲元其請公至武卽傳諭四鄉限日齊集來者不下萬人公徐諭以大義歡呼之聲震動天地譁者息頌者格負嶠者子來輸將者雲集懲其豪猾撫其愚懦民情大洽爭踴躍具詞思奪吾神君上憲曰封民猶武民賢令彼此戴愛不從其嚮返吾父母此公之臨事不惑屹然如山之概又一見也吾封土瘠民困甚於他邑幸天降之錫吾賢侯三年以來無苛政無繁役訟簡刑清民和物阜人事修於下天心格於上今夏麥秀兩岐秋花生四莖與漁陽之瑞千載同符邑人德公甚傳之以

德不朽

國朝李承祚封邱令杜公時

公諱時萼字爾英號再菴浙江東陽籍嘉禾人登丁酉賢書康熙二十年來宰封邱甫下車卽值有存塲柳東協濟江南之檄塲已無柳公以浥爛力申詳封民得不賠償所省無算爲治務清靜寬簡比士民之疾苦或力不能自了者每從容爲代籌卒如所籌了之有鄰邑健盜追捕急封邱城一躍而過也遽入一書生家吏跡至盜遺衣物在而人則逸吏旋白其官來徵生將以藏匿坐生長者噤不能一語對公呼生來詰其故爲力辨生得不累屬有潭灣之役公以謂潭廣且深塞使平封民力豈能辦不如修舊堤埽費省而功易就也當事者卒填之竟無成功亦卒從公議尤留心于農事每以雨暘失時爲憂嘗值大雨雹公立霽中祝天曰吾身有罪致災寧傷吾勿傷吾民稼雹爲立止境內禾苗亦無損公餘獨坐一室自奉泊如也貌清癯如不勝衣語訥然不出口而臨事能斷持大體吏民皆畏如神君愛若慈父焉在官七年遷擢有日矣以疾卒封人罷市巷哭迄今過碑前者不禁墮羊公之淚云

國朝張爾韜封邱張進士毓秀傳

公諱毓秀字楚暉號素菴其先山西洪洞人勝國初徙陽武城南大張寨曾大父挺始遷封邱挺生延福延福生可

衛輝府志

卷五十

傳二

七

四百二十七

信可信生三子長卽公公生而穎慧應童子試以所習周
易筮焉歷縣府首輒三獲三吾卦遂以三試三冠軍遊泮
旣稱諸生父已疾忽告曰吾有言夢未知汝命何如詢所
夢終不肯明言及父卒哀毀如禮每讀書中夜紡車漢書
篝燈相映如蘇長公母子母又卒禮如居父喪時公學業
已成譽藉甚郡司馬關中劉公欲延公爲經師公以官署
中囚服出入非宜辭劉慕公請益力聽以素服來服闋食
餼每科歲試輒第一而闈戰則北學使者歎曰才如是而
不售果命耶抑將有待耶庚辰大德家立四壁有與青蘿
逸逸東山諸君子讀書蕭寺中癸未河南補鄉試遇陽武

衛輝府志

卷五十一 傳二

天

四百五二

本宗元復兄于蘇門客舍遂至陽武展先墓明經魏振華
託元復爲請而委贄焉乃攜家家陽武未幾妻姚氏病卒
生子大受歲未週公抑鬱無聊盡寄之吟嘔中後元復邀
公居祖里卒業一樓足未嘗輒下堦古人不窺園固未足
爲公多也問奇者戶外屐常滿著八股執幾等身歷十一
鄉試不得舉而志不折以恩貢考州同非其意也後館于
協鎮張弁家又館于劉尚書家垂老而攻苦不倦已酉乃
登經魁癸丑成進士大中丞佟公修復大梁書院設臯比
絳帳具禮幣聘公爲兩河弟子師公旣諾卽日在正業堂
講經書課文藝理本程朱法宗先正更兩科歲試各鄉

之入作補廩登甲乙榜者大率出書院皆公受業門下也
也性恬靜雖口近諸大家未嘗輒走以一有所干請大中
丞語蒲泉諸公曰此君淡泊寧靜不妄生事端蓋公實錄
云丁巳七月卒公哭之哀抵家得疾遂不起亦卒一
子大受封邱學生讀書好學有其父風焉贊曰人貴立志
耳志不堅所業一再弗就鮮不自廢者方毓秀應十一鄉
試不得舉謂數奇可以已矣而不自已卒能以義經第二
人成進士豈非其志之堅歟立志堅則所業就數不足道
矣是以聖人罕言命

國朝任璿劉貞母傳

衛輝府志

卷五十一 傳二

元

四百二十四

貞母李氏者邑庠生劉源淳之配增生孳樓之母也其父
之用食餼鬻宮文學行誼並著與劉贈公爲同學友少嫻
于女憲有德音及長議婚許字贈公仲子筭年來歸三日
後卽操井臼親蚕桑晝夜不懈內外賢之不十年而失所
天其子孳樓甫二歲且多疾病呼天籲命誓以終身期不
負此地下人七歲病痊卽令其叔授以大學章句八歲就
外傳禁不許私歸每食必問其所讀書成誦與否夜則秉
燭課之嗟乎父道師道若母可謂兼之矣時余姑翁憲公
配任宜人從仕叔刻未嬖其舅姑四時衣履獨力成之每
上食滌器不敢假手侍者蓋其慎也贈公興土木累年六

職甲饋與婢僕同作苦無怨言己亥冬贈公
同遭變相繼而卒貞母哀過而傷幾至不起後五年公
公卽世謀祈等貞母命其子受故廬一區惟以耕讀絕先
業莫與外事己未春某值賊獲之變當事索暮夜金其子
不能應留于郡某母往視日中獲疾症右臂不仁已
而胷結冷痛至戊刻遂溘然逝矣嗚呼貞母殆終身憂患
中人也其子目前雖未遇而志氣卓犖望而知爲奇男子
諸孫森森玉立識者皆以爲植孤之報焉

史氏曰劉生之狀其母也憂虞萬端淚殆從腹中落哉迺
余姊之歸劉生猶及事其姑者二十餘年但稱其柔順溫

衛輝府志

卷五十

傳二

辛

四百十三

和初非刑耳斷髮者比至若保孤子以有成則又加于忠
臣一等矣其妹適余舅氏曹生相夫而夫死撫子而子亡
孤苦較母爲尤甚而能終全大節是可合而傳之曰李氏
雙貞云

國朝田蘭芳張烈婦傳

烈婦荀氏考城荀中益女年十八適寧陵農人張鐸事孀
姑甚謹兇人韓可元與鐸比鄰自荀氏初嫁時已窺而豔
之康熙己巳五月二十三日荀氏歸寧返見醬麥未覆姑
守具旁問故姑曰麥煮適熟而客至汝夫未得取也
耳荀氏遂不及易衣趨林田取葉不意可元早迹

始見荀氏弗至命鐸往視而荀橫屍繫頸身無完衣驚而呼村人畢至荀氏手足皆折髮團團落遍體傷如鱗次秣本椽其陰中環顧莫得其故先是有張光彩者遇可元同一人王璧自秣間出衣盡碎且有血蹟若與人鬪者然倉皇瞻顧而走私念可元生平不肯下人今何氣索耶至是心知可元所爲畏其強不敢言鐸與其母昇之歸可元之黨已有說鐸者曰奇冤固當求伸家醜不可外播况棄農業而事訟獄竊恐母子不保命也姑暫斂而瘞之徐訪其人殺人大惡天所不祐情終必露露則一舉而冤伸反手耳孰與禍復召禍哉鐸明知非至言自度力弱且不知賊

名訟必不勝不得已買棺而盛之事幾寢會光彩歸告其妻曰殺荀者必韓可元也因述所見及不敢語人狀其妻起唾其面曰韓可元爲害一方人欲爭食其肉今以求姦不允戕殺良婦止其授首之時汝目見其事畏縮而不敢言使罪人漏網死者含冤英魂不泯必爲厲鬼禍汝矣遂欲挺身往白光彩赧懼乃趨告鐸而願爲之証鐸旣知殺妻者可元也遂指名訟之官有欲爲可元地者屬主吏緩其獄冀日久屍潰無跡可據延至六月二十二日始往驗是日觀者如堵及開棺荀面色如生項上縊痕宛然掖之則僵而立衆皆驚異以爲神件人旣受可元賄盡隱其傷

云項上繩痕未交蓋自縊也縣官惑其言反欲坐鐸誅人
律衆乃大衆爭前欲歐件作縣官心動起麾衆使散曰詰
朝更鞠之衆隨不去且訴且詣時生員范佳徵鄉民史書
尤不平號于衆曰苟不自苟氏之寃正可元之罪尚視息
人聞非丈夫也于是聞風踵至衢巷皆滿公庭不能容遂
移雨造于隍廟令曰聽直神前庶無私也衆詣而待及訊
件作又對郊初當可元賄衆時扛屍夫張九容獨不肯受
至是前叱之曰韓可元私我輩金若干囑爲之隱件作語
塞縣官不得已薄懲之衆前奮擊幾斃次及可元可元魏
旣奪于神且懼衆怒之難犯也遂直承曰元圖苟氏久無
衛輝府志

卷五十一

傳二

三

四百四十五

可乘之隙是日見其獨入林叢中欲因是而謀之且述所
以折股肱碎衣服之由而苟之堅貞不屈之操奇慘異毒
之寃昭彰于人心矣未幾元與壁相繼死獄中而衆憤爲
之少平余嘗讀歸太僕書張烈婦事髮爲之指今苟氏以
死衛身固與太僕所書無殊苟氏死時時方盛暑經月而
色不變亦與烈婦死姦人欲舉而火之以滅迹則屍重不
可移及前烈婦死邑故烈女祠旁居人聞有鼓樂聲其爲
靈怪亦相類以賄搖獄幾亂賴仗義者持之卒定則又同
特時無震川使苟氏無所表見爲少異耳嗚呼使天理終
絕于人心則苟氏當無聞于後世也夫

國朝朱袞貞烈傳

考邑蘇生名同人字公物號容齋處士蘇紹次子也幼從
余遊性聰慧寡言笑讀書日記數百言方總角就試于督
學顧公夢圭文入格補邑庠弟子員駿駿平負科第望年
二十歲娶廣平教諭孫公昂之女甫十八執婦道甚謹歲
餘蘇生罹疾不起時孫氏生女方十日先是氏見夫疾篤
陰有殉夫志及夫歿卽不飲食欲從夫死其母周氏孀居
防閑周至勸諭懇切氏但默然飲泣不應旋入房自縊衆
覺入戶救避母執手痛哭氏亦慟曰旣不能死我且撫我
十日之女耳衆信之防少懈至十有三日竟自縊死後詢
衞輝府志

卷五十 傳二

三

四百十七

其母云女生平不喜華飾善女工多遜讓幼隨父任母秘
與金飾謂曰以爲嫁資用後前母兄至任氏以父官清苦
兄無所得遂以前金飾付之母知而讓之氏曰兄遠來空
歸我何惜焉其處心大約如此夫從容就死丈夫之所難
而一女子乃能之事關激勸有心人奚容默焉爰具死節
顛末由郡邑轉達聞之于朝旌表其門矣而貞烈之兄庠
生曰同春卜吉將合葬於附郭南阡余以師弟道契揮淚
傳其行實以表于里閭若夫振綱常以勵世昭信史以垂
遠後必有秉史筆者書焉余可畧也謹傳

國朝侯一元雙節傳

雙節者一姑一婦河南宋公守志之大母母也大母胡氏
母張氏後先一節稱雙節云宋公之大父曰宋珣以成化
丙午舉于鄉其明年卒時胡氏年僅二十三也二女一男
男曰宋滋甫一歲胡秉節不貳事舅姑盡孝恤孤盡仁日
夜紡織不輟其父通判胡公寧哀之謂曰吾幸有家足資
汝衣食何自苦如此對曰非爲餓死也所爲此者不敢弛
女婦之職且以勗幼孤示之勤爾從子五人胡氏視之如
一飲食衣服悉與已子同又時斥其餘以振鄰里鄉黨之
親而貧者於是鄰里鄉黨翕然合詞稱曰胡氏乃所謂古
之孝女賢母貞婦也滋旣長爲邑庠廩生試督學使者常

衛輝府志

卷五十一 傳二

壽

四百五十五

第一才氣不羣人謂胡貞婦有子矣無何竟以疾卒正德
庚午五月也時張氏年二十一子男一卽宋公也生甫五
月矣於是張氏痛夫卽絕食累日欲下從之或勸曰奈姑
老子幼何張氏悟慟哭乃復食事姑頃刻不離左右是時
宋氏之嗣幾絕而更續于是二母共守一孤相與撫而教
之蓋二母寬仁而善誨當宋公幼時嘗旦臥未起胡呼之
使聽曰此何聲曰雞鳴曰雞是時卽鳴汝是時不起曾雞
不若矣又嘗傷飲食臥胡問得之謂曰汝乃傷食臥病夫
飲食不宜多者也多卽生疾而汝則多食書宜多者也
讀卽爲士君子而汝則不多讀其遇事有誨婉而盡舉

類如是使宋公聽之常矍然不得不進於善止張母則方
嚴宋公有不率輒請責或聽之加箠撻焉畧不少貸其義
方特甚甚於嚴師傳蓋二母仁義兼施寬嚴相濟以毓宋
公就其德始二母初載家未大變也中葉耆老既逝諸子
分析則家益落又遭歲荒二母相與拮据食貧甚困一日
張母見院內有光怪奔告胡母密識其處明旦將掘視之
張母曰此或金銀之氣也不宜洩胡母曰第掘觀之果金
銀則埋之耳至掘果銀也於是姑婦相謂曰勿令人知之
勿令兒見見之見之將損其志而人知之將爲吾禍也則仍
掩築之晏然以紡織食其貧焉蓋張母之事胡甚孝胡母

衛輝府志

卷五十

傳二

三

四百五十五

嘗病藥之罔喜張氏祈於天請以身代一日有道姑過門
見宋公病柴瘠曰我能療之家人不信道姑曰姑試之不
責汝謝也投藥一丸尋見效于是張母請藥奉其姑亦投
一丸而病良已驚嘉顧謝道姑則道姑已去不見咸以道
姑非常人蓋張母孝感所致也宋公有友楊可者推重宋
公嘗贈多金宋公稟之母母曰無因而受人金此無行不
可且吾聞受人者畏人汝卽貧奈何使此心畏人乎卒不
許受宋公年十五補庠生有喜色張母怒之曰孺子一人
學而喜異日必不大矣及年十七補廩則張母又謂之曰
汝未學何以遽廩食迺非福也嘗曰孟母之賢吾愧之矣

然孟子之孝汝師也今日孝子他日忠臣可不勉哉嘉靖
庚寅胡母病革張母侍藥晝夜不寢及卒哀慟毀瘠三年
免喪猶服純素往張氏服其夫也三年免喪卽衣純采及
是人問之曰何前後之異曰吾嚮不欲傷老姑之意迺今
則未亾人純素其宜爾又何問乎後四年張母亦歿遺言
宋公曰吾兒必且入仕入仕其仕久戀勢位治家當儉示
子孫毋令驕奢遇事有不合意當安義命毋怨天尤人其
永言念爾祖母若爾母之辛苦始胡母在時親戚多至門
存問者胡沒而鮮有至者爲憚張母之嚴也張母有弟曰
俸其來見一揖而退或侍立至不敢仰視其嚴如此以是

衛輝府志

卷五十

傳二

美

四百四十一

宋公自少至長亦寡遊從不妄與人交緣母氏之教也後
十三年爲嘉靖丁未宋公乃舉進士授戶部主事滿秩始
推恩其父母焉先是有司以二母雙節上之朝朝議嘉之
是時張母存也以年未應格則先旌胡而下有司爲張樹
匾獎以俟其年及而旌之也迺張母竟逝不缺及是勅贈
張氏節婦爲安人玉音曰盡蘋蘩之義有栢舟之節人曰
張母雖不及旌迺其哀榮備矣始胡氏兩女一適姚生日
時雍歲貢一適李生日承選承選亦舉嘉靖己未進士與
宋公後先追翔仕路云

外史氏曰夫古今之傳烈女多矣莫信于六籍六籍著者

莫如氏復見雙節譬之于玉胡圭而張璋胡溫而理其
以粟非夫昭代光嶽氣完而河洛土中疇能產茲懿美若
斯之烈哉盛矣盛矣諦觀二母行事與古高行種種相似
卽不聞母知書通古事也其粹然出乎天性非有所師效
甚明至純采純素以用禮則可謂曲而中矣蓋純德之後
以繼世象賢固不易也吾觀宋公所至以廉白仁惠垂聲
治東昌東昌之民尸而祝之徧于所部直道不容量移吾
溫其治效循良益著至言勢位進退崇卑人知不知之際
泊如也斯其無慙母訓哉漢人有言非是母不生是子信
矣

衛輝府志

卷五十

傳二

三

四百二十

國朝張慎爲李烈婦楊氏傳

夫婦而有以節稱者以烈稱者余不知節烈所從辨大要
節則一而終者也烈則能夠節者其恒也烈者其變也幸
而處其恒字人之孤奉人之母茹荼集蓼卒也以節自全
婦而至以烈稱噫苦矣仰無所事俯無所畜惇惇吊影不
得已而以決絕明志烈于節未有不兼詣者也雖欲不傳
不可得也遂傳焉烈婦廩延諸生楊琮女年十八嬪於文
學李焜爲繼室李嗣子一遺女二蓋入門卽稱母矣踰歲
舉一子五閱月而文學卽世婦卽欲殉曰吾死而死夫之
子曾以藐諸孤相辱其謂之何且柩在殯吾焉忍此非吾

畢命之日也未幾遺子亡生子以痘殤婦反首呼所天曰
本所以殺須臾不卽自我以若曹耳不則豈重一死哉又
欲殉曰此亦非吾畢命之日也姑在吾焉忍乃姑以二子
故相繼亡由是仰無所事矣俯無所畜矣從此可致命于
地下也已又念蒸嘗無所祀曰李鬼餒若何吾焉忍豈遂
吾畢命之日哉謀諸族得所爲爲人後者而嗣立矣乃質
其所厝屋爲營葬計曰身後事吾不忍獨累嗣子也家人
以故伺之甚密父若母諭之再且曰吾老誰託婦曰吾留
此心以畀逝者製男子衣謂死卽着之生不能酬罔極萬
一圖冥報耳遂縊死歲二十六去立嗣日纔二十八日也

婦生而端凝羣女嬉戲直却立先是懸帨日父夢赤幟監
閭及郡有司上其事而得旌而夢是踐矣婦之節且烈夫
豈偶然哉逸史氏曰往閱劉子政傳列女未嘗不悲其遇
悼其志及讀周子之狀李婦則又掩卷太息廢而不忍多
讀也歷觀李婦死不卽死者嚙恤于艱難危苦之途婉詞
于家人譬解之日雖彤管所紀何以加焉女人當奮義執
情無所顧於前無所慮于後一死了却心中事矣遑恤我
之後乎乃計其母計其嗣復計其所繼之嗣非大義炳然
而權于禮體者能若是乎